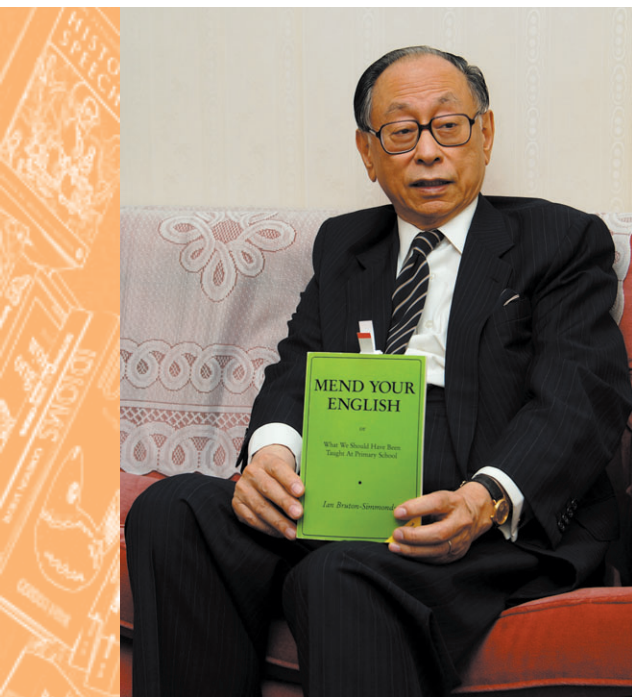


楊鐵樑教英文

「學英文要持續有毅力，沒有速成班，有些宣傳說包你多少小時學會英語，沒有這回事！」

自行行政會議成員的位置退下來，這位前首席大法官不畏辛勞，勤於在電台教授英文，到中學教英文。學英文沒有捷徑，懂得買工具書，懂得怎樣學習，卻可事半功倍，免行冤枉路。聽聽楊鐵樑的經驗之談。



楊鐵樑任職行政會議成員時，日看五份報紙，退休後，每天只看《南華早報》和《明報》，閒來看小說自遣。本可優哉游哉過日子，年逾七十的他退而不休，執起教鞭，除了星期一至五替港台主持「楊鐵樑留言信箱」，周末還去中學教英文，每年兩次，每次八個星期。雖說是客串性質教學生英文，但也不改認真態度，即使受到面部三叉神經線痛的困擾，仍不遺餘力，樂在其中。

剛開始授課時，楊鐵樑帶上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。那一次，他也上了一課——學生給嚇唬了，他發現未能掌握中學生的英文水平，水平十分參差之餘，《變形記》於中學生而言，是太深了。現在不復再彈此調，轉用《伊索寓言》，短篇故事易消化，英文也簡單。

英文水平今非昔比

很多人痛惜港人的英文水平今不如昔。楊鐵樑有親身體會：「很多我以為大學生看得懂的書，他們認為太深，例如《Da Vinci Code》，在外國是十五六歲少年看的書。以為中學生看得懂《Harry Potter》，他們說太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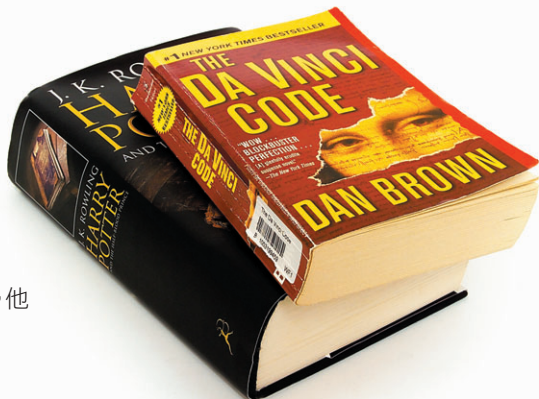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推行兩文三語，楊鐵樑直言：「未能提升英文水平，因為學習氛圍不存在，以前使用廣東話、英語，現在加上普通話，他們的擔挑更重了。我年青時功課不似現在繁重，科目較少，現在小朋友學習的科目、家課很多，英文不過是另一擔挑。」

人們常拿香港和新加坡比較，認為新加坡人的英文比香港人好。楊鐵樑的看法是：「儘管新加坡人的英語口音特別，但說來流暢，文法正確。那裏有印度人、馬來西亞人、外國人，加上來自廣東、福建等地的中國人，英語是他們的共通語言，自然了得。」在香港學英文欠缺學習氣氛，學生離開課室後，生活上少接觸英文，甚或下一課才接觸得上。

楊鐵樑發現很多學生把學英文視作苦差，學起來事倍功半。故此，他教英文，着重提起學生的興趣。「英文我沒有辦法全部都教，只可以點點滴滴地說一說，希望他們自己鑽研，若仍是提不起勁，是我的失敗，得另覓他途了。」

楊鐵樑經常和中學生分享以下真人真事：一位就讀荃灣官立中學的女生，申請獎學金負笈海外。她成長於典型香港家庭，父親是工程師，母親從事教育工作，家中不看英文報紙、英文書，不聽英文電台，當然更不會用英語交談。她在會面時卻可用英語流暢對話，及得上女拔萃的學生，讓他大為驚訝。一問之下，原來她每天花上半小時閱讀英文經典著作譬如狄更斯名著，然後大聲朗誦半小時，如是者數年。楊鐵樑認為她做得到，其他年青人也做得到。卒之，她取得獎學金往普林斯頓大學就讀。

可見學英文沒有竅門，只有硬功夫。楊鐵樑的案頭常擱一本中文字典，一本英文字典，閱報看新聞遇上生字，立刻查字典。他笑言：「可惜年紀大記性差了，查了字典轉頭便忘了，年青時這麼做，我會認識更多生字。」



推介工具書

學英文少不了工具書。楊鐵樑坦言工具書花費不菲。必備的工具書是《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》和《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's English-Chinese Dictionary》，後者對中國人學英文非常重要。還需要一本漢英字典，可以考慮林語堂的《當代漢英詞典》。成語詞典可選《牛津英語習語詞典（英漢雙解版）Oxford Idioms Dictionary》。寫文章時欲豐富詞藻，楊鐵樑推介同義詞詞典《Roget's Thesauru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Dictionary》。

由Linda & Roger Flavell兩夫婦撰寫的《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》，或者Gordan Almond的《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》，是談字源的字典，一般人不一定需要，但讀來趣味盎然。追本溯源，每一個字有一個故事，比如三文治sandwich，人人都識，字從哪來？



原來是一個地方的名稱，有個人封爵，皇室把sandwich賜予作封地，他便成為Lord Sandwich，他性好賭，不夜天，不食飯，不睡覺，賭得天昏地暗，僕人將兩塊麵包夾着一塊肉，讓他邊賭邊吃，往後人們便稱這種食物為sandwich。學英文看故事，其樂無窮。

名人演辭可選Brian MacArthur所編的《The Penguin Book of Historic Speeches》或《The Penguin Book of Twentieth-Century Speeches》，兩書選錄的文章類近，可二選一，好處是十多頁一篇



文章，短小精悍，難度減低。著名大法官Lord Denning撰寫的傳記《The Family Story》句子簡單，也可一讀。

政治家、評論家、作家也犯的錯

有一本書，越是自以為英文了得的人越應該一讀——Ian Bruton-Simmonds所著的《Mend Your English or What We Should Have Been Taught At Primary School》，副題點出主旨：小學老師教你的東西，但很多人甚至是政治家、評論家、作家也忘記因而犯錯。「作者舉出遣詞用字時多餘的字，例如I repeat again，不需要用again；the sad tragedy，tragedy當然是悲傷的，莫不成有開心的悲劇？作者很贊成短文章、短句子。Lower cost何解不說cheaper？The answer is in the negative，即是no；the answer is in the positive，即是yes。這些錯誤主要是說慣了，說話的人也不為意。中文有同樣的問題，所以看余秋雨的書，對英文也有幫助。看他的思路怎樣開始、推展，有些人的文章思路不清，不知前後左右。」

除了余秋雨的文章，楊鐵樑也愛看陶傑、董橋、喬志高、劉銳紹、李敖、白先勇的文章，尤喜輕鬆散文。

楊鐵樑自認古老，寧信沉甸甸的工具書，不信電子產品，不鼓勵使用電子字典：「電子字典裏的字不精確，譬如enough這個字：你到別人家中吃飯，主人家問你要不要添菜，如果你說I have had enough，比較沒有禮貌，意思是『我受夠了，我不能再忍受了』，應該用I have plenty，I am fine，這些遣詞用字，字典未必列出，電子字典更不會提及。貪方便隨身攜帶電子字典，如果真的內置了牛津字典等著名字典，也可以接受，但始終案頭需要有一本字典。」



這位嚴守正統的前任大法官，教學生的方法也挺傳統，鼓勵學生結交以英語為母語的筆友，皆因筆友即使英文寫得差，寫得急，多少有些得着。學生寫信時，定必份外小心，日子有功，英文準有進步。對電子郵件的英文，他只能搖頭嘆息：「照規矩，寫電郵雖然是很短的訊息，也要求標點符號、串字、文法正確，但很多人不照規矩，亂來一氣，不能從中學好英文。」

學英文獻醜不如藏拙？

教了好幾班中學生後，他體會到一個學習障礙——面子攸關，學生怕出醜。他介紹學生看兒童書，推介作者是Roald Dahl和Paul Jennings。兒童書易入手，英文好，句子簡單，看慣了，再慢慢深化學習。十八九歲的學生「瘀字當頭」，覺得去買十一二歲看的兒童書，煞是尷尬。楊鐵樑說：「中國人的文化是獻醜不如藏拙，在公開場合鋒芒不可太露。自小阿嫲教我逢人只說三分話，總之以退縮來保護自己，太進取易被人捉到痛腳用以攻擊你。其實在這個時代特別是香港這個地方，這觀念早已過時。」學生「怕瘀」，是因為把標準定在西方人的標準上，當然很難達到。他常對學生說：「西方人說中文，水平一如你說英文，你會讚許他說得不錯，為甚麼你的英文說得稍差便怕丟面而不敢說？」

他建議學生買英文書「避重就輕」，薄薄一本大大減輕心理壓力。很多學生不明此理，甫開始便看狄更斯、莎士比亞名

著，是不需要的。看經典小說的好處是英文寫得漂亮，可待英文有一定造詣才細讀。

楊鐵樑評論學生的英語，雖然讀音差勁，文法多有出錯，但已有基本功，應付日常生活，有足夠的表達能力，只是不慣說英語，一急起來，文法亂了，he和she，昨天和今天，亂作一團，多說便有進步。

買書有投訴

買得書多，不是沒有投訴，問題出在出版社。話說楊鐵樑是某作者的忠實讀者，出新書必捧場，在英美兩地買來兩本書，發現書名不同但內容一樣，誤導了他，諷刺的是他聽說這情況在法律上是容許的。

楊鐵樑不時逛書局，他抱怨書種選擇有限：「我不知道書商選書的標準。市面主要只有兩類書，一類是對生意有幫助的書，另一種是所謂的coffee table book，譬如漂亮的畫冊。書種着實不多。我去書局查詢上海抗日時期的史籍，一無所獲；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六十周年，有關書籍也不見得多。」一些書局的服務亦有待改善。早前他去大書局找西藏的書籍，尋不着。他慨嘆：「去外國書局，如果你找不到一本書，對方會提議替你訂購，中文書局未嘗有人向我提議，替我在網上搜尋訂購相關書籍。」

楊鐵樑對資訊科技一竅不通，不懂在網上訂書和收發電郵，全因一朝被蛇咬。事緣多年前香港理工學院新開電腦科，邀他參觀電腦室，負責人說有甚麼問題，好像打字般打上去便成了。他回憶着：「我不懂打



字，便用手指逐個字母按下去，有盞綠色燈閃着，出現『YOU ARE WRONG!』」看重禮數的他，遇上毫無禮貌、膽敢責罵他的東西，當然看不順眼，從此對電腦避之則吉。

很多人問楊鐵樑，認識多少英文字，方稱得上英文好。他認為大學畢業生應該認識一萬個英文字，聽來嚇人，查實不然，舉例，information是一個字，misinformation是另一個字；hot是一個字，hot dog是另一個字，很多情況都是這樣一個字演變成三四個字，實則可能認識六七千字。據他所知：「牛津字典有統計數據，把字彙按使用的普及程度分級，譬如甲級、乙級、丙級、丁級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，認識甲乙級便夠了，丙級和丁級較冷門。我很想出版社例如牛津出版社出一本這樣的書，讓學生有目標，大致掌握自己的程度。」說到底，楊鐵樑念念不忘的仍是幫助學生學好英文，用心良苦。



文章內容只代表受訪者的意見